

◎心香

天上多了一颗星

□李师东

有时间没看到徐虹了。今年4月初大家送别雷达老师时，她见我就问：怎么样、怎么样，我现在怎么样？她从《作家文摘》回到原来的报社已有一段时间。我忙回答：挺好的，好像瘦了。后来王童说，每次见面她也是问怎么样怎么样的。我乐呵，到底是写过《青春晚期》的人。

后来没有消息。

9月底，王童通知我小聚，我在京郊学习未能前往。11月初见到王童，还责备我怎么没去。一问，才知道是王童代徐虹请客，请她不久前到美国见过的华人作家朋友。我本能地诧异：她为什么不去？王童木然：我也不清楚。

11月20日下午两点多，收到王童转发的信息——徐虹家人通过她的微信告知亲朋好友：徐虹已于11月19日去世。她愿静静离去，不要举行任何告别仪式。

我看着微信，回不过神。同事推门进来谈事，竟不知所云。

下班开车回家，过了车道沟桥，进到世纪城，正遇堵车，我下意识地摇下车窗，向徐虹所在的小区张望。

去年五六月份，我们一家三口来过徐虹家。当时我刚搬到世纪城。临到联系小孩上幼儿园时，名额已满。想到徐虹久居此地，人脉又广，便去求助。徐虹热心快肠，说认识老园长。几经努力，孩子顺利入园。有个周末，我们买了水果，上徐虹家道谢。全家人非常热情。徐虹的孩子上小学二年级。我们的孩子像跟屁虫一样围着姐姐转。徐虹细细地让我们看她女儿画的画，色

彩缤纷，想象奇异。

临走时，徐虹吩咐先生老于把一个实木的儿童橱柜送下楼去，我们家小孩对柜里的小勺小铲情有独钟。徐虹说姐姐还有小时候穿过的好看的裙子。

今年夏天，我家小孩穿上姐姐的一件深蓝色衬底嵌小花的背带裙，在小区里玩耍。我信手拍了几张照片，觉得有趣，发给徐虹。但未见回音。

世纪城有几个文学朋友，杨晓升、温亚军、苏忠、李美皆，我们常聚。胡松涛、王久辛、石钟山偶尔也来。徐虹起初来过一两次。苏忠负责召集，通知到徐虹，总说忙带孩子离不开。有一次是谁戏说：是不是在怀二胎？我们一笑，不以为意。

我们建有一个群，叫“四季青文学公社”。但某一天发现，徐虹退了群。

写东西的人多少有些古怪，否则写不出好东西。徐虹写过一些古灵精怪的小说。在《青年文学》头题发表中篇小说《起风了》时，我并不知道她。去石家庄开一个文学研讨会的路上，我们正巧坐在一起。才知道这是作者，在中青报，一个系统。后来陆续看到她有关文学、有关出版、有关文化的报道和人物侧记。徐虹初为文化记者，后为中青报《阅读周刊》主编。她为文学、为出版、为文化，包括为我们中青社都做了不少事。她个人的创作，偶尔能从《小说月报》的期刊目录里见到，《青春晚期》《夏日姐妹》《我和病人》的一个秋日下午》以及她获“老舍散文奖”、《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等。她的作品心思细密，充满城市青春的敏感和焦虑。

镜，手里拉着二胡……墨镜之所以歪，不是像今天的人故意装酷，而是因为一条腿断掉了，只好用细绳拴在耳朵上。清明桥头，是阿炳经常卖艺的地方，这里客流量大，生意自然就好一些。

此刻，那首已在全世界广为传播的二胡名曲《二泉映月》的音律，如泣如诉地在我心中回旋。它从一颗历经磨难的心灵中流淌而出，流入波光闪烁的运河水，流入“蓝色酒吧”晃荡的杯盏，流入“百年酒馆”醇香的酒缸，流入陶艺工坊塑陶女孩的纤细指尖，流入“捌徐糖坊”滚烫的锅灶，流入“莫宅”客栈宾客的梦境……阿炳的乐曲是民间的、大众的，“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不适合用来描述阿炳，不妨改为“此曲只应水中有，流入千家万户门”。

中外音乐界各路高人，对阿炳多有点“睛”之论：“阿炳是中国乐神的化身”“是我民间音乐的奇才”（乔建中）“他的伟大的名字应该用黄金写在中国音乐史上”（赵沅）。在诸种评介中，日本著名指挥家小征泽尔的肺腑之言，最为形象感人。他在中央音乐学院第一次听到用二胡演奏的《二泉映月》，泪水夺眶而出，说：“此种音乐只应该跪着听……”并且就要从椅子上跪下去，以表示他的虔诚。

有人将阿炳与贝多芬作比较，认为《二泉映月》是一首东方《命运交响曲》。这两位同样在音乐史上不朽的东西方音乐天才，确实有着几乎相同的苦难命运和奇特的音乐创造力。他们都没有向苦难的命运低头，被命运的恶魔击倒，而是将苦难升华为音律、乐章，迸发出与厄运抗争的排山穿石的力量。他们的“命运交响曲”，有着东西方不同的风格标识和内涵。一如大江大海般雄阔、澎湃、跌宕，一如泉水溪流般柔韧、顽强、悲悯……但都一样博大而深沉。

阿炳的命运可分为两个阶段：年轻时，他继承父业成为崇文寺雷尊殿当家道士，主持道院任务，深受道教音乐熏陶，谙熟各种丝弦、击打器乐，在斋醮仪式演奏中表现出超常的音乐天赋，被人们尊称为“小天师”，生活条件也较优越。在35岁前后，阿炳陡然跌入苦难的深渊。因患眼疾未得到及时救治，双眼先后失明，无法继续主持

快乐的餐馆老板坐在钢琴前，嘴里叼着烟斗，摇晃着脑袋，一边弹琴，一边回头冲我们友好地微笑。

隔窗向外望，白天应该能看到海，可夜晚什么也看不见。

窗外挂着灯，但只能照亮窗前的一小片地方。崖下的海，有涛声和海鸥偶尔的几声叫声传来，除此之外，一片漆黑。

身处此地，别有一番风味。这里的美是宽泛的，有缥缈虚无的感觉，仿佛是一种梦游的状态，又像是电影大片里的画面，或多或少地脱离了现实，沉浸在某种热切的憧憬中。

涛声，琴声，拍打着心情。不停地拍打着，那种惬意难以言表。

眼前的一片不清晰的浩渺以及摇曳的烛光，很适宜聊天。我们聊着沿途的见闻，也聊着坐下来，把所有的情绪通过缓缓执勺的手表达出来。那晚的鱼汤真好喝。

走出餐馆时，餐馆老板一直送我们到门口。他似乎知道我们有想再体验一下这里风光的意愿，所以，他说晚上的“看”和白天的“看”各有不同。我们情不自禁地走到崖边，远眺波涛汹涌的海面。这里的美让我的心有些痛。因为我带不走它，而又那么倾心地爱它。

喜欢海，爱极了海。小时候的梦也是在海边做的吧。海鸥的故事，贝壳的故事，还有海螺姑娘的故事，统统淹没过我。那时，稚嫩的嗓音和

前几年，社里的文学部门还报过徐虹的长篇小说年度选题。

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怎么样、怎么样……就在耳边啊！

21日上午，我和王童来到徐虹家门口。我们真不相信她不在人世了。

年迈的父母和先生老于说，15个月前就发现了病情，她不让告诉任何人。起初很稳定，她也很乐观。她和家人多方奔走，求医问药。直到这两个月突然恶化，她仍不让告诉任何人。“她爱强。”她母亲说。

因为病情，他们年初把孩子转到了寄宿学校。10月份，孩子的学校安排学生到国外游学一个月。就在把孩子送走的当天，徐虹才不得已住进了医院。

一个月眼看就要到了。孩子要回来的前一周，徐虹病情急转直下，医院发了病危通知书。老于说，随后几天，各项指标渐渐稳定下来，直到11月19日。

母亲追述，这天上午，她唱《国际歌》，还背了诗。

这一天，女儿要回国，徐虹在唱：“这是最后的斗争。”她在做最后的抗争。她最不舍的无疑是9岁多的女儿，这是她最重要的作品。

知道孩子平安到家了，母亲欣慰而无奈地永远闭上了眼睛。

这是2018年11月19日下午5点51分。

冬天的北京，暗得很早。这个时候，你望天空，天上多了一颗星星。

任务，只得流落街头，靠卖艺为生，穷困潦倒，饱尝世态炎凉、求生酸辛。开始一人行走，常常摔倒，磕碰得鼻青脸肿、伤痕累累。后偶遇同样苦命的寡妇董催弟，两人相依为命，外出卖艺，由董催弟牵着他的长衫引路。新中国的建立，给他带来命运的转机。1950年，他的老朋友、中央音乐学院杨荫浏教授、曹安和女士等人，用学院刚刚获得的唯一一台钢丝录音机，专程来无锡为阿炳录下3首二胡曲、3首琵琶曲，约好来年再录，并拟请他赴京参加演奏会，聘请他去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喜事接踵而来。然而，命运似乎故意跟他作对，当曙光初现时，他却陷入沉疴、接连吐血，于该年12月4日沉入永恒的黑夜……

时年才58岁。

他享誉世界的遗世名曲：《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龙船》《大浪淘沙》《昭君出塞》，均创作于他饱含血泪的后半生。

贝多芬出身贫寒，童年受尽暴虐父亲折磨和世人嘲弄。正当他音乐创作风生水起、声名遐迩时，命运又与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一场噩梦般的大病袭来，他的听力严重衰退，几近失聪，他的音乐生涯险些结束。失明与失聪，东西方两位音乐天才遭遇的厄运如此相似。贝多芬曾一度濒临精神崩溃。是内心深处音乐的召唤，激发出与厄运抗争的勇气，使他在音律的旋回中重生。此后他的音乐创作，登上新的巅峰，也是人类音乐史的巅峰，一系列经典名曲：《英雄交响曲》《命运交响曲》《C大调钢琴鸣奏曲》……从维也纳穿越时空，回荡在世界各国的音乐大厅。贝多芬57岁告别人世时，送葬的队伍中除了悲伤的普通民众，还有整齐肃立的王朝士兵。

最高洁的荷花，根植于泥淖之中；最激动人心的天籁之音，是用血泪凝炼而成。阿炳、贝多芬的伟大在于，他们将个人苦难升华为滋润全人类干渴心灵的甘露般的音符。阿炳曾自谦他的曲子都是“瞎拉拉”的“依心曲”。贝多芬在《庄严弥撒曲》手稿开篇写道：“全由心生，只求表达心声。”好一个“依心曲”“全由心生”，这不正是一切艺术创作最本质的规律？从创作者心中流出，才能让千万颗心为之颤抖。

着海浪声呼唤出一种深入人心的感动。与海触目，一呼一吸都变得妩媚深情起来。我把看海时的惊喜悄悄地咽到肚子里。

山城，是马赛的别称。马赛的海环绕着山，环绕着岛。地势起伏，弯道颇多。据说，吕克·贝松曾在这里拍摄影片《的士速递》，就因为在这里格外考验驾驶技术。

《基督山伯爵》中的伊夫岛，成为我的目的地之一。从老港乘船到伊夫岛大约20多分钟。那天，海浪很大，船上不时有浪花窜上来，打湿了坐在船边的乘客的衣服。好在航程短。

伊夫岛几乎与世隔绝，除了浪花拍打礁石的声音，再无他声。我想象得出，唐泰斯被冤入狱押解至此，他的绝望有多么深切。海，是无边的屏障，没有出路。未来一片迷茫。

涌动的海水里，藏着现实中、小说里许多版本的故事。我看海时，似乎能读懂这一切。

行走至摩纳哥，地中海南部海岸线上，“蔚蓝海岸”让我一时忘记了自己是谁。面对万顷蔚蓝的地中海，远处海天一线的连接把过去和未来排浪一样地推了过来。我安静地躲在海边的崖石旁，怕世俗的杂念破坏了此刻的宁静，抑或怕失去站在这里的机会。

是谁告诉我的？地中海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海，历史比大西洋还要古老。在摩纳哥，我复习历史，也重温自己的阅历。与古老的海相伴，在宁静中独享来自海的声音，我，感恩不已。

石桥古朴，窄巷清幽，是洛舍。桂花香溢青瓦，摇橹荡揉黛河，亦是洛舍。琴声清亮似珍珠落入玉盘，亦扬亦挫，时而如溪水潺流，时而似大江奔涌，穿越澄澄的碧空，缭绕稻田、溪头，仍是洛舍。

洛舍在浙江，在湖州的德清，自古以来，就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称。自上世纪80年代起，洛舍这个小镇便与钢琴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4年，改革的春风同样吹进了洛舍那片山村田野，一位叫王惠林的乡镇玻璃厂厂长，有一天带着县领导的嘱托来到大上海寻找“富起来”的工业项目。

“找活做？有啊，有批出口的玩具钢琴愿意接吗？”一位上海朋友对王惠林说。

木匠出身的王惠林拿着一把木头制作的儿童玩具，有些心不在焉。

“怎么，你还想做什么的？做真的？”

“对。如果有可能。”王惠林说。

钢琴被称为“乐器之王”，自诞生的那天起就很“贵族”。从19世纪末第一位英国人在上海开设第一家琴行之后的近七十年里，中国的钢琴制造业，宛如蜗牛爬行，慢之又慢，直至改革开放之初，全国也仅有4家钢琴厂，且皆为国有企业。

“泥腿子的乡下人想造钢琴？这不是白日做梦嘛！”听说过这事的人没有不嗤之以鼻的。

王惠林不肯服输，他执着地独自奔波于上海和杭州“探商情”，结果反而让他更加激情难抑：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买台钢琴要凭票，不等上半年半载基本没戏。浙江省更可怜，每年按照计划只分到20台钢琴的商业指标。

城市没搞成、没搞大的事业，咱乡村就一定搞不成了？王惠林把自己的“造钢琴梦”给乡、县的领导做了汇报，德清县、乡两级干部竟然与王惠林的想法一致：制造钢琴，投资不大，又是朝阳产业，且是劳动力密集型，支持洛舍人去干！

都知道制造钢琴技术复杂、工艺精致，那好，我们就去请上海钢琴厂的师傅来帮忙！王惠林和乡干部们带着梦想又一次来到了上海，此行既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好事情，也惹出了震动全国的“麻烦事”。好事情是：在国营企业吃了几十年“大锅饭”的4位技术人员一听王惠林他们想干番“钢琴事业”感动至极，一致表示愿意到乡下去大显身手。而麻烦的是：这4位技术人员的辞职信却被原厂方视为“挖社会主义墙脚”的典型事件，向他们发出了严厉警告。于是一场风波就此掀起，不得不由上海、浙江两地主要领导亲自出面处理，后来还惊动到中央，引发了“国有企业的人才流动到乡镇企业”的全社会大讨论。结果是：人才流动势在必行，搞活经济、发展经济是根本。

1985年1月，由中国农民开办的第一家钢琴厂——湖州钢琴厂正式诞生，厂址建在四处皆是鸡鸣狗叫、河塘连稻田的东衡村。

回首当年，洛舍农民的胆子也真够大的，为了留住钢琴技术人员，他们痛下血本：每人工资比在国营厂翻4倍，还要外加一万元生活补贴。然而，所有的农民工包括王惠林在内，听完技术员讲制造钢琴所需木材的种类和成料前的数道预备工序后，都傻眼了，更别说下一步如何组合成一台钢琴所用的上万个零件及调音必懂的五线谱之类的“洋玩意”。

“咋不行？投缘投缘，不投入进去，缘就不会有！”已经拼到了三更五鼓的王惠林开始加班加点苦学苦练，有一天上班时，他亲自在厂里的一台样板钢琴上弹奏出了优美动听的《东方红》乐曲，受到激励的农民工们一下子充满了信心。

于是，一群庄稼人的一场看似荒诞的梦便在田野上拨响了第一声轰鸣。农民工们寻找到了技术员认为可以用作琴键的木料后，像呵护新生婴儿一样精心细致地照料。几十个小伙子夜以继日，不久便将第一批琴键切块成形，琴键上沾染了他们手指上流淌出的滴滴鲜血……

不是说有一万多个部件吗？我们就用一万多颗火热的心将它刨磨而成。不是说有220根琴弦吗？我们就用220双手根根丝丝精心抚准。不是说有88个音键吗？那么我们就用88个黎明伴着鸟儿啼鸣来逐一调音。不是说十二平均律可以呼出变化无穷的和声韵律吗？那么我们就以年复一年挥洒出的汗珠串连成天籁音符来伴唱，直到天地合一、刚柔交融。

一个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一场看似没有季节的劳作，让庄稼人明白了“高雅音乐”“美妙旋律”源于不懈的学习、执着的追求和全身心的领悟。

一切都在改变，一切都在改变中走近梦想。

终于有一天，第一台由湖州钢琴厂制造出的钢琴弹奏出了轻如抽丝、重如雷鸣的乐音，那一曲倾注着工人们全部心血的《黄河》，使东衡村甚至整个洛舍镇的万户农家人都热血沸腾。

就这样，由洛舍东衡村农民工们制造的第一台“伯牙牌”131-A型立式钢琴正式诞生了。南京艺术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们试奏后大为称赞，这台钢琴一举通过了浙江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品质鉴定。

到1988年时，厂里已能生产500台钢琴了。农民造的“伯牙牌”钢琴一鸣惊人，而且无须凭票供应，湖州钢琴厂迅速跻身于中国五大钢琴厂之一（另四家皆为国有企业）。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钢琴需求量火箭式地飞升。传统的手工作坊型的钢琴制造业，在洛舍的田野上如春风吹拂麦浪，形成一浪更比一浪高的态势。一时间，洛舍钢琴厂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仅东衡村就有三四十家钢琴制造厂。

如此迅速发展的钢琴制造业需要大量特质木材，木匠出身的王惠林又想出一招：办木材加工厂，既满足日益增多的家装业，又可提供钢琴制造用料。转眼几年，不产一根木材的洛舍竟然成了远近闻名的木业加工基地，木材加工成为造福当地百姓的第一大产业。

那一年，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向全世界播出了介绍洛舍钢琴之路的专题片《乡琴》，吸引了美国15所主流大学的21位教授组成一个考察团来到德清。当这些远涉重洋而来的专家们目睹中国田野上飘荡着如此悠扬壮美的钢琴旋律时，连连赞叹：“不可思议！”美国考察团的“洛舍之行”后来作为教学案例被编入MBA通用教材。

洛舍钢琴开始推向国际市场，从10年前遥遥居全国出口领先地位一直至今。洛舍钢琴甚至成为维也纳金色大厅的专用琴具。中国农民“无中生有”，创造出国际著名钢琴品牌，和着改革大潮，弹奏出一部时代乐章。

□马娜

田野上的钢琴曲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